

中国名画家全集

ZHONGGUO MINGHUAJIA QUANJI

当代卷

DANGDAIJUAN & CAOMINGRAN

曹明冉



程诚 编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名画家全集

ZHONGGUO MINGHUAJIA QUANJI

当 代 卷

DANGDAIJUAN · CAOMINGRAN

曹明冉

程诚 / 编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画家全集·当代卷·曹明冉/程诚编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434-8053-7

I. ①中… II. ①程…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21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6212号

出版发行 /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www.songyafeng.com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3号楼2层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84853332

编辑总监 / 刘 峥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杨 健

编辑助理 / 邵 杰

装帧设计 / 于朝娟

印 制 /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13.5印张

出版日期 / 2011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34-8053-7

定 价 / 5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5-055 生平传略

- 天生六子必有才，老师笔误“曹明冉” 007
旧时单县“牌坊”多 008 小六子的“鬼把戏” 010
初生牛犊不怕死 013 结缘地主崔星五 014
老翁七旬亮裸体 016 真本事学到手，陪师傅多喝酒 017
“松虎”闯进广交会 019 曹氏风格说不清 020
人艺俱佳品行高 024 牡丹富贵贯古今 026
线痕已通牡丹魂 029 鸭子上架茅塞开 030
九朽一罢当质疑 031 亦师亦友谢孔宾 033
惺惺相惜施援手 035 京城初次办个展 036
“公堂”叫板省委书记 038 “人美”——成人之美 040
艺苑笔墨一线牵 042 书画同源妙趣生 043
白描双钩显功力 047 一花引来万“花痴” 049
天香国色新蕊耀全运 051 故事未完请待续 053

057-179 作品赏析

180-189 论艺摘选

190-209 各家评论摘录

210-215 年表简编



生平传略



单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苏鲁豫皖四省八县交界处，因舜帝之师单卷在此居住而得名。素有“中原锁钥，四省通衢”之称。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改单父邑为单父县，至今已 2231 年。周成王封少子臻于此，为单子国。春秋初期，属宋国，后为鲁国单父邑。战国初期，复属宋国。宋灭，改属齐国。秦置单父县，属碭郡，此为单县建县之始。从汉代始，三次为县侯国，一次为县王国。隋朝恢复单父县。唐末置辉州。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撤单父县，其地直属单州。次年七月，降单州为单县，单县由此定名，一直沿用至今。单县历史上曾五次为国，四次为州，一次为府，二次置军，三次置专署，终以县至今，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

单县是个小城，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且不说单县是舜帝之师单卷的故里，汉朝女政治家吕后的故里；也不谈孔子的学生宓子贱、巫马施相继为宰，只说有李白、杜甫、高适、陶沔四君子在琴台畅饮赋诗，就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文化面纱。“碧草已满地，柳与梅争春。黄鹂翠柳鸣，醉卧桃园东。”从四君子留下的诗篇中，我们似乎已穿越时空的隧道，看到四君子端坐琴台、交杯换盏、金樽对月、豪歌狂饮的场景。

单县历史悠久，胜迹众多，“百狮坊”、“百寿坊”以其雄浑的气势、精美的透雕石刻誉满天下。单县文化发达，人杰地灵，沃野毓秀，是著名的武术之乡、戏曲之乡、书画之乡、楹联之乡，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齐鲁中原文化荟萃之地。在有文字记载的 2500 年历史中，单县民间艺术凝结而成的各种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积淀，汇成了单县历史文化的绚丽篇章。

天生六子必有才，老师笔误“曹明冉”

1947年的腊月十三，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于离单县县城三里路的曹庄。男孩的父亲曹更田勤劳善良，笃诚厚道，严家规，善理财，精染艺；母亲赵贵卿，心灵手巧，吃苦耐劳，性格顽强而有韧性。夫妻俩承祖业经营老字号大染坊“义盛永”。这个男孩出生时，他的父母已拥有了五个孩子，父亲期望排行老六的他能够子承父业，将老字号“义盛永”继续经营下去，开个“明染”坊，遂即为他取名“明染”。

寄托自己全部希望和未来的儿子小明染并没有按照父亲拟定的线路走。这个小六子天性顽劣，不谙世事，时常惹是生非让父母头痛不已。但精明能干的父亲发现，虽然小六子生性调皮好动，却异常聪明伶俐，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物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做了一辈子的染坊老板的父亲明白，以小六子这样顽劣的性格，想让他做染匠这个行当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能的。

1953年，失望的父亲将不满六岁的小明染送到单县西堤小学，寄希望老师的管教来驯服这个聪明顽劣的儿子。也许是天意，这位小学的徐老师的笔误让“曹明染”瞬间变成了“曹明冉”。曾经寄托父亲期望成为“义盛永”新一代掌门的“曹明染”终究不会以染坊为伍。然而，又有谁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曹明冉”三个字已然成为中国画坛一个耀眼的“符号”，更让人觊觎的是这三个字赤足的含金量。当然，这只是后话。不过，说到底，曹明冉虽然没有成为染坊里的老板，但是，他通过另外一种的色彩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也成就了自己瑰丽斑斓，但坎坷多舛的人生。



中央电视台跟踪采访单县朱氏石航

旧时单县“牌坊”多

单县虽小，其历史渊源却不能小看。单县在旧时以石雕牌坊多和精而著名。相传单县境内建造精美的牌坊有一百余座。因此，单县素享“牌坊县”之美誉。《单县志》记载的三十几座牌坊均为节孝坊，全石结构，四柱三间，斗拱重檐，构筑精巧，气势巍峨。可惜，由于“文革”的缘故，大部分巧夺天工的石牌坊都被当做“四旧”而被“文革”革除了，现存的只有“百狮坊”和“百寿坊”两座。

《单县志》记载：百狮坊俗称张家牌坊，位于牌坊街中段，1778年为赠文林郎张蒲妻朱氏而建。全石结构，高14米，宽9米，因牌坊上雕有上百个形态各异的大小狮子而得名。传说由于张家牌坊气势宏伟，牌楼大而重，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时代，把牌楼架到半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工匠们正一筹莫展，一位拾粪的老人在此观望，工匠看见老人一副认真的样子，遂上前去问：“您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石料运上去吗？”老者摇摇头说：“我是土埋大半截的人了，哪里有什么办法？”说完哈哈大笑。领工者见老人不凡，想上前细问，老人已不见了踪影。领工者恍然大悟，随后用堆土的方法把石料运到了牌坊的顶端，顺利解决了这一难题。据说这位老者就是鲁班。

百寿坊位于百狮坊西南约百米处，1765年为翰林院孔目赠儒林郎朱叔琪妾孔氏建。因前后枋心边沿浮雕百个不同书体的“寿”字得名。传说朱家是单县数一数二的大户，家有良田千顷，骡马成群。朱叔琪40岁时，娶了曲阜孔家姑娘，由于孔家姑娘双手指间皮肉相连，形如鹅鸭足指，难攀高门，才嫁给位卑爵低的朱叔琪。孔氏嫁到朱家不到10年，朱叔琪因病去世，孔家姑娘仰仗家大业大，要求单县县令亲自上香“点主”。所谓“点主”，就是在出殡前，由当地最高长官或者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在



↑ 1961年，曹明冉（左一）和同班同学



↓ 1972年，在农业学大寨中曹明冉（左一）和同学



← 1979年，曹明冉离开单县调往菏泽，
和母亲、妹妹分别时合影
→ 1980年，曹明冉（二排右二）和荷
泽师专美术系毕业生的留影

死者的灵牌上用朱笔点一下，以示尊敬。单县县令嫌朱叔琪位卑爵低，家产虽然多，却是个“土鳖子”地主，不予答应。孔氏一怒之下，赴曲阜求助衍圣公。孔氏到了曲阜，将前因后果一说，衍圣公原对姑母下嫁单县颇为不悦，现看其登门求助，乃发恻隐之心，答应孔氏去单县“点主”。当时朱家随孔氏去的族人问随行几人，衍圣公答曰：“三人。”待衍圣公驾到单县，但见旌牌浩荡，金鼓齐鸣，刀枪耀眼，衍圣公说带的三人乃三位总兵，三总兵分别带了数千人马到单县，从单县城到十里外的十里铺驻满了军马，井水随之喝干，朱家不但将城内的饭馆全包下来，还要从四乡十几里以内买饭。殡罢丈夫，孔氏乃谨遵封建妇道，守寡几十年，抚子朱春成人。其死后，朱家和孔家奏明朝廷，乾隆皇帝降旨建坊旌表。皇四子履郡王亦赠诗曰：“布衣蔬食度生平，喜看庭芝渐次成。月冷黄昏霜满地，穗帷遥出读书声。数十年来铁骨支，养生送死总无疵。冰操劲节光天地，千古常教奉母师。”

这些牌坊在四柱上、额坊上均有雕刻，或云龙缠绕，或鹤凤翱翔，或八仙庆寿，或二十四孝……如县城南门里的三座相距较近的过街坊——黄孝子坊、徐氏节孝坊和朱氏节孝坊，巍然耸立，庄严肃穆。徐氏节孝坊夹柱上雕塑四尊文臣武将，均有两米高，相对屹立，审视着过往行人。文臣朝服抱笏，气宇轩昂；武将甲冑持戟，矫健威武，使人肃然止步。可惜这些牌坊也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其中，构筑最宏伟、雕刻最精美的两座——



↑ 1993年12月，曹明冉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游览

↓ 1993年，曹明冉（右二）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参加“中国湘绣展览”

百狮坊和百寿坊，在群众的奋力保护下，得以幸存下来，至今仍巍然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阅历着人间春色。1977年，它们均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出生在这里的孩子，一般都对这些石牌坊表现出的是熟视无睹的漠然，但曹明冉从小就对这些雕刻的牌坊兴趣浓厚。在他看来，这些精致的牌楼并不是冰凉的，而是在诉说，在表现，至于究竟在诉说什么，在表现什么，幼时的曹明冉并不能真正明白。但那些雕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他的心中淡隐，时至今日，每当想起那些牌楼，那些无与伦比的精美雕刻就会清晰地出现在曹明冉的记忆里，就像电影里的蒙太奇。看得见，感觉有，甚至摸得着。

现在，每次谈到他的家乡，曹明冉总是一副心驰神往的表情。那旧年幼时的记忆，已深烙在他的灵魂深处。

小六子的“鬼把戏”

曹家开染坊，各种颜料是曹明冉最常见的东西。是不是因为家道职业的渊源而使曹明冉对绘画凭生兴趣，他至今也说不清，道不明。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的，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记忆。不过让他能够确定的是，他学绘画跟“鬼神”有关。

旧时民间染坊织染的基本上都是土织土纺的粗棉布，色彩关系也很简单。曹明冉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个，对染坊的颜色搭配皆来自于上辈的口传心授。虽然父亲染出的土布或色彩古朴端庄，或图案艳丽浓厚，但技艺精湛的父亲却无法讲清色彩搭配的原理。显然，父亲染行上的技艺对于幼年时的曹明冉影响似乎并不大。不过，出生在一个做染行的匠人家庭里，曹明冉对颜色还是会有一种后天的敏感。这在今天也可以找到佐证。对于曹明冉作品中的色彩关系，仍然有不少同行心生疑问，曹明冉笔

下的颜色很多时候与传统水墨的氤氲结果相悖，但又让人耳目一新。有一次曹明冉在画室作画，烟灰掉在色盘中，他竟然蘸着茶水就着墨，在烟灰的融化中又调出另外一种无法定义的颜色。随即皴擦于宣纸上，效果竟然别具感觉。

在旧时的单县农村，每逢乡间民俗的一些大型活动，匠人们都会制作出诸如观音菩萨、佛像乃至许多的神话人物用于祭祀和庆典。不论是飘逸端庄的观世音，还是慈善含笑的佛祖，这些民间的制作让曹明冉有了浓厚的兴趣，而真正开始让他尝试用笔作画则源自于祭奠用的扎彩。

为了让逝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有好的生活，逝者的亲朋好友往往会到扎彩店购买祭奠用品。扎彩的匠人极尽功夫和手艺，扎出了雕梁画栋的宫殿，各式绝色纸偶。这种纯粹活人骗死人的鬼把戏，竟然让曹明冉对色彩及绘画生出极端的兴趣。

年幼的曹明冉对于死亡的概念并不清晰，也不懂得躲嫌避晦，天真的孩子只是感觉这些彩色的纸扎很好看，及至逝者出殡发表，众人抬着举着各式扎彩，家属哭天抹泪送逝者入土下葬，曹明冉还舍不得回家。为此，小六子没有少挨父亲的暴揍。

当时在曹明冉的家乡，入近年关时五天一次的集市是当地最热闹的所在。有钱没钱，赶集过年。农人寒冬腊月无农事可做，但不管有钱没钱，也得上集市上转转。而每到年关，不赶集似乎就不算过年。由此可见，赶集这种民间的商贸交易，对一个区域的人际交流和经济繁荣是很重要的。

赶集买卖东西自然是大人们的事情，可每逢集市之日，这个明冉比大人还要兴奋。因为到集市日，他便可以在那里看到民间匠人们拿来销售的门神、佛像、泥人、面塑和糖人。虽然这些艺人们的画像色彩很简单，基本上是红、黄、蓝三原色及其变幻不多的颜色搭配，但在潜移默化中，曹明冉对一些基本色彩的变化和调配已了然如掌。



和单县的画友们



↑ 1996年，曹明冉（左四）和北京艺术家在昆明的文艺晚会上
 ← 徜徉于母亲的怀抱
 ↓ 找回了童年的快乐

到今天，曹明冉每当想起童年的那些往事都会心生感慨，民间艺人淳朴精湛的技艺让他受益无限。尤其在那些表现松柏的绘画里，那些枝干的穿插交错，那针叶的匝匝挺直，这些表现手法受到民间艺人王成田的影响很深，至今仍有其抹不掉的影子。曹明冉现在画起来也会下意识地想到在他年幼时看到的匠人画，对那些民间艺人，曹明冉仍有感恩之心。

在对这些民间的“玩艺”有了些肤浅的认识以后，曹明冉尝试着开始自己动手了。不为别的，只是想着好玩儿，用哪些颜色画出来的观音菩萨、佛祖像和文神武将更好玩儿。不懂速写，也不懂素描，更不懂什么叫构图，12岁的小六子从临摹那些民间艺人的画开始，只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小明冉这一笔下去，他的人生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1959年，12岁的曹明冉因为画佛像、画文神武将已经小有名气了。街坊邻居、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西关有个小孩儿能画一手好画。那个时候，周围的乡亲 and 父亲的朋友们每逢快要过年了就到曹家求神。既是求，当然也不能白拿走。就跟侯宝林讲的相声《买佛龕》一样，本来是花钱买回家的佛像门神，为了表达敬重，不能说是买回来的，得说是请回家的。到曹家请佛请神自然就不能空着手来，有钱给点儿，没钱拿袋小米、地瓜干、萝卜白菜什么的，这也算是曹家的“外快”收入。曹明冉说，现在想起来，那些百姓十分虔诚“请”回去上香膜拜的佛祖神像，竟然只是出自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之手，今天看来的确是可笑的。用当今的话来说，这个故事相当“雷”人。

因为能画佛祖和神像给家里带来物质上的回报，还有乡亲们的夸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让顽劣少年曹明冉在这个大家庭中慢慢有了点“地位”。累得直不起腰的父母亲看着这个让人不省心的儿子也不再唉声叹气了，因为小六子已成了家里有点用的人。

初生牛犊不怕死

今天的曹明冉可谓春风得意，但是他的坎坷人生却并不为周围的人所了解。儿时虽然有着异于常人的淘气和顽劣，但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为父母分担家庭的生活重担。

曹明冉说，吃过大苦的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小时候，为了减轻老父亲的家庭负担，曹明冉到商丘去卖萝卜，从商丘到单县60公里，卖萝卜的钱再买回席子来卖，一席子赚3毛钱；卖了席子买萝卜，一个来回可以赚6块钱，这样的收入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只是长途贩运完全靠人力，让当时只有13岁的曹明冉苦不堪言。

有一次在拉着装有200斤的萝卜，驾车去商丘的路上，曹明冉看见前面有辆马车，于是追着马车拼命往前跑，他是想把绳子套到马车后尾上，上坡的时候借点力。结果上坡好说，下坡的时候收不住了。毕竟人小力薄，前冲的惯性让小六子难以招架，一下子人仰车翻倒在地上，头破血流，连指甲都给撞劈了。痛得咬着牙到了商丘，让表姐把指甲弄下来再包上纱布，还得接着干活。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曹明冉在商丘买了十几张席子回单县，路过“道口集”被市场管理所的人给抓住了，他们说，你这么小就知道搞投机倒把？不由分说，首先就是连人带货把曹明冉给关在一家马车店里，随后这些人就上另一个马车店里去抓人了。从小鬼灵精怪的曹明冉定是不会“坐以待毙”的。现在想起来曹明冉还在说，当时他们肯定以为一个小孩没有那么大的胆，关起来就不会逃跑了。可让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的是：当土匪一样的市场管理员上街去查其他人以后，曹明冉瞅准一个空子，拉着装满席子的车子就逃之夭夭了。

13岁那年，听上海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于是把架车往表姐家里一放，8元多钱买了张车票就去了上海。半个月杳无音讯，



书法作品



↑ 1982年，曹明冉看望恩师崔星五先生（左一）



↓ 1993年，曹明冉（右二）和中国驻葡萄牙大使武涛在一起

家里人以为，小六子定是已经走丢了，或者遭遇不测。当时认为大上海很神秘，孩子也多，丢一个也就丢了，偌大的地方，想想也害怕，也没有人到处找。曹明冉今天还在调侃自己，幸亏当时没有丢，更没有死掉，要不然哪有今天的曹明冉？曹明冉说，当时偷偷跑到上海看看哈哈镜什么的，又怕大人反对，不敢跟家里人说，就这样失踪了半个月。当曹明冉从上海回来，还给弟弟妹妹买了新鞋，给父亲买了两包“牡丹牌”香烟，“狠心”的父亲曹更田看着儿子哭了，母亲也都哭了。曹明冉说，这是父亲第一次为自己掉眼泪。

那时上小学也不懂得什么叫自杀，经常听着大人“上吊”的事，我有个邻居因和媳妇吵架就“上吊”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想试“上吊”的感觉，就是不想活着了。另外，他从小也确是顽劣得出奇。那年，是在秋初，为掏鸟窝爬到几米高的树梢上，一手握住鸟蛋，一手抱着树干往下滑，肚皮划得血糊糊的，如果摔下来肯定就没命。刚上学那会儿，某一天放学回来，有个同学叫满开亮拉上他去看娶花媳妇，对面来了受惊的马车撞在街边房子的房柱上，墙倒屋塌，把他砸在最底下，当他醒来的时候头部用纱布包扎就露两只眼睛，还在唱“花木兰从军”呢。还有次在护城河里游泳又差点淹死。傍晚躺在满浮土的路上用浮土盖着全身只露头 and 眼，想着等睡着了过太平车压死算了，可一夜没有过车，一觉醒来就像泥猴一样，拍拍土又回家了。现在想想，简直是个恶作剧。

结缘地主崔星五

单县是山东有名的书画之乡，赵非石、崔星五、包备五都是近代非常著名的大书画家。

赵非石（1907—1991），著名画家，山东单县徐寨镇人，师从

国画家齐白石、陈半丁、李鹤寿，以画花鸟、人物为主，尤以画鹤鹑见长。1942 年去台湾任教。

崔星五（1908—1991），单县城关镇南关街人，著名国画家。崔星五在花卉、鸟虫方面有高超的技法和很深的造诣，他构图变化新奇，笔墨淋漓苍润，1982 年被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省分会会员。他的遗作被单县人民作为珍品予以收藏。

包备五（1915—1998），著名书画家，山东单县人，包备五自幼热爱书画，书法擅汉隶、魏碑兼写金文、小篆和行草；绘画工山水，及花鸟，山东曲阜大学教授。

在当时的单县乃至整个山东，赵非石、崔星五和包备五都是响当当的书画名家。有关崔星五的介绍，在单县的县志上介绍极其简单。因为他只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环境里，外界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加上出身地主被管制专政了二十多年，虽然有人知道菏泽单县有一个大画家崔星五，但实际上在当时能够看到崔星五作品的人并不多，当然了解他的人就更少了。

崔星五的父亲当时是单县最有名的大地主。崔星五年轻的时候为了到北京跟齐白石学画画，在家偷偷卖了 200 亩地，而他的父亲竟是浑然不知。由此可见，他家拥有的土地有多少。

崔星五生性开朗豁达，似乎人世间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烦愁。有一件趣事，当年他的太太生了一个怪胎，家里的丫鬟正准备用草席子包好扔掉，崔星五看到后对丫鬟说：别扔掉了，虽是怪胎但也是我的骨肉，等他长大了我可以卖票让人参观。

曹明冉成为崔星五的弟子纯属偶然。在那个漫长而艰难困苦岁月里，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挫折失落，崔星五不仅在绘画技艺上对曹明冉真传以授，他开朗豁达的性格对明冉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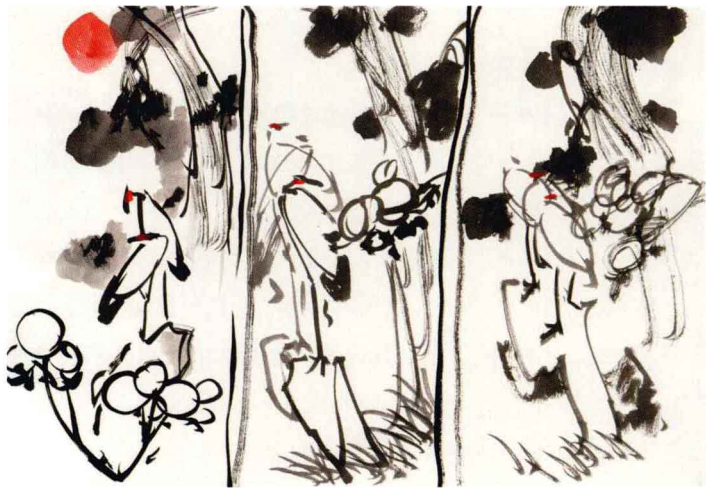
结识崔星五并成为他的弟子，曹明冉至今还有深刻的记忆。

1960 年 9 月的一天，曹明冉拉着平板车去买煤。煤场空无



↑ 崔星五作品之一

↓ 崔星五作品之二



创作草图

一人，在开发票收钱的一间小屋里，曹明冉隔窗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崔星五画的墨枇杷，他觉得这么好的画放在煤场里实在可惜，于是推窗而入，刚把画揭下来，门开了，会计怒斥为啥偷这幅画？曹明冉如实回答说：我看这幅画很好，我想学着画一画。这个好心的会计当天下午就带着曹明冉拜见了崔星五。

此时的崔星五早已不是旧时富有的少东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但天性豁达的崔星五并不因为被打倒被“专了政”而放弃自己的笔墨，他依旧在丹青中寻找乐趣，在花鸟鱼虫中倾诉感情。崔星五见曹明冉虽然年纪尚小，但非常聪慧，这让老地主很是高兴。就在一个崔先生住的破旧不堪的土楼上，当着会计的面，曹明冉给崔星五鞠了一个躬，师徒的渊源就算结上了。从此，曹明冉开始正式接受崔星五先生的调教和指导。

老翁七旬亮裸体

崔星五先生的笔墨技艺虽然很高超，但他毕竟不是专业美